

合叅  
新講

# 詩經正解

檜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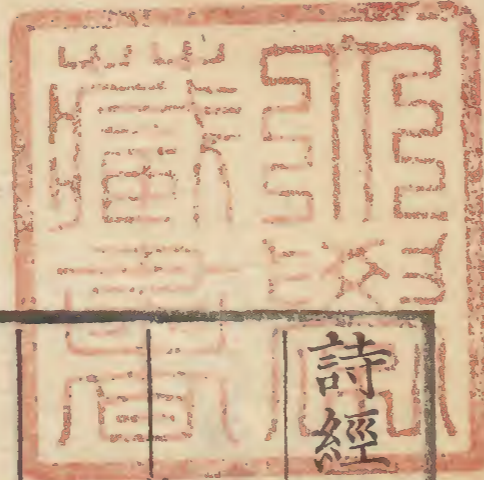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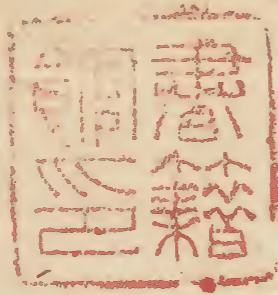
十一

漢書門			
三	三	七	
三	一	三	
三	三	七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	三	七	漢
三	三	三	書
一	三	七	
八	三	七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內	
番號	漢 2037
冊數	33 ( 11 )
函號	273 228





詩經正解卷之十一

國風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荃蓀右

彙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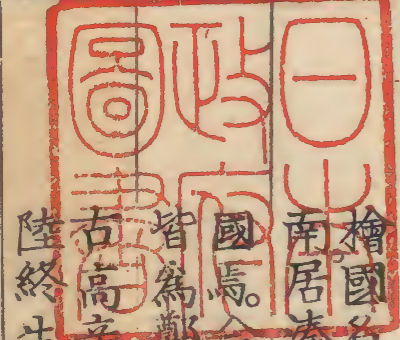
門人

范倫俊升  
楊正儒文起

全校

漢董文庫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漆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于衛也。未知是否。

古高辛氏火正。是為祝融。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檜。按世本。檜人即檜之祖。周武王時。封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言  
紀述至夷厲時。檜公不務政事。惟好潔其衣服。大夫去。于是變  
風始作。○孔疏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溫。莒也。董  
姓。鬲。夷。秦。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替也。禿姓。舟人也。妘姓。鄢。檜  
路。偃。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為芋姓。八姓。雖同出  
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史伯于幽王之世  
為桓公謀滅豳。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  
在。○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訛言季  
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朱叔熙曰。季札  
觀樂于魯。歌鄭檜。則遠之。其聲不類也。○廬陵羅氏曰。滎波。孔  
氏以為一水。周禮職方云。其川滎洛。其浸  
波滎。則二水也。○鄭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羔裘章

【序】羔裘

一本作裘同

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

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于政

治。故作是詩也。

全前通詩三章一意。是歷言其君玩好乎服飾。而在已深致其憂也。以柄中憂字作主。人君勵精圖治。則所志不在服飾間。况檜為微國。當奮發有為。而于衣服為急。則于政事必疎。于游燕日荒。則于焦勞日缺。偷安歲月。坐以待亡。此詩人既思之。復悲之。終又悼其不可挽。朱氏所謂為君者。惟致飾于外。愛君者。常不忘于中也。○要知檜君只是修飾儀容。不是他違制。然竟不能自強于政事。則國勢日蹙。詩人燕雀處堂之慮。已隱然在不言之中。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音潮叶直勞反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音刀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游宴。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詩人憂之。

合參檜君好潔其衣服不能自強故詩人憂之若謂法服所在固人君之所宜致潔而政治所在尤人主之所當自強也試觀吾君何止知務于粉飾之觀耶彼羔裘者諸侯視朝之服宜君服以聽政者今服之以逍遙矣狐裘者諸侯朝天子之服宜君服以述職者今服之以視朝矣修飾美矣而置政事于度外國之不能自強有以也我懷國家之憂豈能怒然不爾思哉但見憂思之甚誠慮政之不修而國日以弱其勞心蓋切切矣爾何為而不思乎

### 羔裘翩翩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翩翩猶逍遙也。堂公堂也。

合參羔裘諸侯之朝服則服以翩翩矣狐裘朝天子之服則服之于公堂矣玩一服之微忘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思之深而我心且憂傷也爾何如而獨不思之乎

### 羔裘如膏

去聲

### 日出有曜

叶羊號反

###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合參吾又觀羔裘如膏非不濡然而潤澤矣日炤之則有曜非不燦然而光明矣玩一物之微忘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思之深而中心為之痛悼也爾何如而勿之思耶夫以檜之小國而又無政事若此則其危亡日近矣詩人安能已于憂哉

折講羔裘二句俱是個好潔衣服而逍遙遊宴意即在其中此就見他不能自強于政治了或以末句方說出非也好潔云者蓋檜君以為私服不足以逍遙而必服視朝之服視朝之服不足以臨朝而必服朝天子之服非好潔而何惟其致飾在此則不能自強于政治是以逆知其將亡而思之切也切切思也憂傷危之也悼則悼其不可復救也○如膏有曜總見鮮好意○六帖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遂曰終不可護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不言所以而遂曰中心是悼服飾之美一也而一以為喜一以為憂而所以可憂處到

詩經正義卷之十一  
底不曾說出○憂思傷悼  
皆根上文意說不可脫開

### 羔裘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心無二用志于大者必遺于小溺于小者則亦無暇于大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公大布之衣皆憂勞恐懼而不暇于鮮衣也况人主以德容為華乃以服飾乎

### ○素冠章

#### 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全首此詩總是冀見終喪之人而致其情如此但首章極言憂勞下二章兼言愛慕稍不同耳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意須先提起庶幸也乃望幸之幸非既見而喜幸之詞

###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賦也庶幸也。編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緇。緣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樂樂瘠貌。博博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禪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于憂勞也。

合參昔檜之賢者。慨古禮之不復。而致望于人如此。若謂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古之人皆用之。胡今之莫能行耶。誠以父母之喪。再期而大祥。則有素冠之制。而人子思慕意氣未平。則有哀遽之狀。當此之時。庶幾得見此編素之冠。服于既祥之後。而急遽之人其狀樂樂而毀瘠者乎。望之切而見之難。憂思愈篤。至于博博。有不能為情之甚者矣。

柎講庶幾二字貫到底。蓋欲見此人。而極憂勞愛慕之切也。棘人樂樂是親亡雖既久。思慕意氣未平。而猶有哀毀骨立之狀。勞心博博亦緊承庶見之心未。觀注至于二字可見。切不可于樂樂下入不可見意。截斷口氣。○慶源輔氏曰言庶見素冠兮。而繼之以棘人樂樂。

詩經正義卷之十一

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于外而忘于內，則亦何以爲哉。○吳專愚曰：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之素冠。○棘人樂樂是因服而想其人，因人而想其心也。卽此是天理民彝良心發見處。○三山李氏曰：詩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樂樂者，今無此人，所以此心博博而憂也。○安成劉氏曰：喪禮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日，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祭名澹澹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

###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合參冠曰素冠，則服于身者必素衣。我安得幸見此素衣之人乎。望之甚切而心之博博者，已傷悲而獨至矣。獨行如君子，係吾人景行之仰者。聊與子聲相應，氣相求，同歸于天理民彝之中，以振一時之頽風可也。

###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韠。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于同歸矣。

合參衣曰素衣，則蔽于膝者必素韠。我安得見此素韠之人兮。望之甚切而心之博博者，已蘊結而莫解矣。孝思如君子，係吾神交之想者，聊與子脫形骸忘爾我，聯之爲二人同心之交，以廣仁孝之宗法可也。夫當大禮廢壞之餘，而有終喪秉禮之人，則天下之大經可正而挽回世道之趨，寔賴于是矣。此當時賢者所願見之切也。吁思深哉，其有復古之心乎。

析講同歸如一，須說得脫洒。蓋此終喪之人，是行古禮者同歸，是聲應氣求之意，是欲與之同歸于天理民彝之中也。如一是視被準繩，不求不夫其尺寸，有心孚意契之意，言彼此一致也。此俱在理上說，不必云亦服素衣素韠而行三年之喪也。既曰同歸，又曰如一，只是冀望之深，而言之轉切，非見素衣則如彼，見素韠則如此也。○紀緒云：三年之喪無韠，惟大祥朝服縞衣乃有韠。○我心傷悲蘊結與首章

詩經正義卷之十一  
一。意俱緊承。庶見來與子同歸如一。亦蒙。庶見一順說下。此詩不言衰服。而但言素冠素衣素鞵。極有意味。蓋齊衰之服。雖不終喪之人。亦有之。素衣素冠素鞵。乃既祥之後。則是能終三年之喪矣。故特言之。祥祭名。去凶從吉之義也。

###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昔宰我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行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于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夫子之所謂。君子必須盡三年之喪。而猶權衡于哀已盡未盡之間。以為過不及。而曰不敢。則聖賢之于禮。或嚴已哉。蓋先王制禮。

緣人性情而作。以立中正之則。以為萬世法程也。夫父母之恩。如天罔極。若據仁人孝子之心。三年之喪。猶如白駒過隙。雖三年。不足盡心。必引而長之。然長則久而必倦。反開不孝之寶。故不敢太過。若忍人忤逆之子。即送死之時。哀痛已忘。其愛慕父母之心。不勝其衣錦食肉之慾。暮年之期。已甚勉強。周匝無可奈何。况三年之外乎。然而不至三年。則于父母三年之愛。必斂而短之。短則漸廢。是又縱忤逆忍殘之惡。故不敢不及也。以不及勉不肖。以大過抑君子。此正是先王熟思審處妙用人。苟能以先王制禮之真心。行先王所制之禮之儀文。固為盡善盡美。而未能盡其真心。而能遵先王所限之期。或不至乎大悖天理。不至忘父母而為禽獸也。嗚呼。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有禮則心安。無禮則心不安。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因乎心也。焉有反此君卑臣尊。父立子坐。以天地反覆之事。而反囂囂然曰。為臣只須忠。為子只須孝。何必拘拘于坐立尊卑之間。是猶欲飽而不必口。茹其食。欲暖而不必身。被其衣也。此等之事。便是弑君弑父之根。其忍心已極矣。尚安望其盡孝哉。嗚呼。吾安得檜之賢。

者與之談喪禮以絕忤逆之根哉○汪青湖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制也昔者聖人之以孝治天下也立為大中之制使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故宰予降期孔子嘆其不仁晉侯勿服春秋知其不終子馥忘戚君子以為樂禍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觀于檜風庶見之詩固已道薄平當年風存乎永鑒矣○按檀弓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子路有妙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乃除之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意三年之喪古聖賢致重如此今孔門之訓昭如也盡子道者宜慰詩人之思于千載下云○慶源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常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曠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于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

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焉是又必有大憚于其心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矣豈強民而為之哉○麟士按魯詩世學祥者大祥喪二十四月禫二十六日以吉禮祭也二十七月而除然又必歷九月始得衣錦食肉燕樂嫁娶復仕于朝此父母之喪必滿三十六月又按禮記大全云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編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禫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隰有長楚章

**序**隰有長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全首通詩三章一意總是反覆道其憂苦之意也首章嘆草木之無知見已之有知則有憂下三章嘆草木之無室無家見已之有室有



家則有累。此憂累三字。總是一意。而所以憂累者。則以政煩賦重故也。然政煩賦重。詩人口中。不宜說出。只從萇楚之樂。反炤出自己之苦。觀于猗儺沃沃。便知搜括所不及。剝削所不加。而胸中無限酸楚。不覺對萇楚而增悲矣。○此詩並不曾說出自己苦來。只是見無知之物。如此榮茂而樂之。其苦處自躍然言外。不得十分以已與萇楚較量苦樂。

隰有萇音長楚猗音嬰儺音娜其枝天音平之沃沃樂音洛子之

無知

賦也。萇楚。鉞也。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猗儺。柔順也。天。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合參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故見萇楚而嘆之。若謂有生之樂。誰則無之。至遭衰亂之世。曾物之不如者。未免有知。亦復誰能堪此哉。相

彼萇楚。下隰生焉。其枝幹之和柔。何若是其猗儺也。但見其少好之色。沃沃然光澤自如。而一無所知也。惟其無知。則苛政之猛。不為之驚。暴斂之虐。不為之懼。故得以發榮滋長如是也。吾正樂子之無知。而乃無憔悴之容。有如是也哉。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合參萇楚之生于隰也。吐而為華。則猗儺其柔順焉。但見其天之沃沃。以適其欣欣向榮之意。自生自遂。無有家也。吾正樂子之無家。而乃無外至之累也哉。

濕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合參萇楚之生于隰也。成而為寔。則荷讎其柔順焉。但見其夫之沃沃。以遂其暢茂條達之勢。獨茂獨榮。無有室也。吾正樂子之無室。而乃無內顧之憂也哉。使吾而如子之無知。如子之無家無室。則亦不若是之困矣。吁不樂有知而樂無知。不樂有家室而樂無家室。其深

有悼焉。而無以自鳴乎。

萇楚之詞。不堪讀矣。

折講人惟有知則有憂。有家室則有累。欲其無知而又無累。除非草木然後可。故特借萇楚以形之。言我雖為人。反不若子之夫全而性得。且不勝欣羨之也。全從三個樂字寫出苦來。時政煩賦重。則織婦亦必受苦。故以家及室言之。無家無室。亦只還他無累便了。不得着相樂字內。要帶己不如萇楚意。然又須含蓄。夫有知既不樂。而無知又不能。如醉如痴。故有是語。此與昔華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皆深悲痛極之詞。為民上者。使民欲為盛時之草木。而不可得。亦可悲矣。○上玉云。天沃連下無知。不連上荷讎。須認定兩句一連之體。

### 隰有萇楚二章章四句

有生之樂。人孰無之。而詩人乃反樂艸木之無知何哉。蓋當時王室不綱。大國恣橫。故小國困敝。而人不樂其生如此。為人上者。宜有所覺矣。○漢文帝詔云。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于死亡。而莫之省憂。是言出于上。所以為治朝。隰有萇楚。荷讎其枝。是詩作于下。所以為亂世。○宋婉詩。寄語武陵仙吏道。莫將征稅及桃花。又是一意。因誦桑柘廢時。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征徭之句。更不禁淒然太息也。

### ○匪風章

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全旨通詩首二章是切傷周之意。傷其衰微也。末一章是欲厚歸周之人。望其興復也。意自相承。不可作兩平看。當以西歸為主。而神情

全在顧瞻周道中。含無限感慨。其由來全為周失其政。而天下亦遂若忘之。所以可為沮且吊也。玩末章望人以朝周之意。只是傷周之衰微耳。諸說多謂周室衰微。諸侯凌弱暴寡。小國偏受其害。不堪憂苦。故賢人嗟嘆而作說亦可。此詩諸說俱作東遷後看。按輔氏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于東遷之前。其意尚觀乎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于齊桓之後。不復有覬覦之意。直慨嘆想慕之而已。據此則作東遷前看者是也。然亦有作既遷看。

匪風發

叶方月反

兮匪車偈

音擊

兮顧瞻周道中心沮

叶且悅反

賦也。發飄揚貌。揭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沮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則中心沮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沮然也。

合參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此詩。若謂王室之隆替。天下之安危。係焉。此固恒情之所忽。而睹世變者。所為深憂也。况我檜人寔周人也。其能忘情于此乎。夫平時風發。則有天怒之變。車偈則有覆轍之虞。故中心為之沮然者。宜也。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宜無所介于心矣。而顧不免于憂者。特以顧瞻周道。思如砥如矢之初。所履所視之盛。昔之朝周者。嘗由此以歸往。今無復有朝周之迹。故我念王室之凌彘。而中心沮然。有甚于風發車偈之感者矣。赫赫宗周。何為使我心沮之至此乎。

匪風飄

叶止

兮匪車嘒

音漂叶止

兮顧瞻周道中心吊

賦也。回風曰飄。嘒嘒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合參平時風飄而車嘒。則中心為之有傷矣。今匪風飄也。匪車嘒也。特以顧瞻周道。莫有朝周之人。乃思王室之陵遲。是以中心為之懸。

弔而獨悲焉耳

州講風發則天變車偈則人危風發車偈大都出于頓然不測中故中心為之怛然也西曰匪者揭起下文不可于車偈處截斷了文氣蓋上下文氣甚急也周道西周朝聘之路顧瞻中有無限感慨意非是由周道而心怛只是見周道而心傷周道二字內便有嘆歸周無人意在故末遂兼言之風發車偈形容亂世危迫之象猶云不寒而栗也

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漑條也鬻釜屬西歸歸于周也○誰能亨魚乎有我願為之漑其釜鬻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合參夫我切傷周之念如此使今有朝周者我將何以為情乎彼魚我所欲也誰能烹魚乎有我則願為之既其釜鬻矣况歸周我之所

深願者也但周室之既衰而王綱之不振朝覲會同之典其不見于天下也久矣天下之人誰復思文武之遺德念豐鎬之故都而將為西歸之行乎有則我願慰之好音揚其忠褒其節于以壯其忠義之行是固所以厚乎斯人亦庶幾使天下聞之而有以激發其尊周之忱焉耳奈何今無此人而吾之好音其將誰懷中心之弔怛竟何以自解耶吁作是詩者亦可謂心乎王室而重嘆今人之不知有王矣抑講烹魚則可得美味尊王則可得善治皆可喜可願之事故以為興誰者未定之意將者且然之詞西歸指朝周而意之所該則遠好音是表其忠義以揄揚之意懷字註以慰字代之是慰其懷也非是懷這好音去贈他也檜在周之東故曰西歸西方諸侯皆周室舊臣故望其西歸西朝周以修舊典不必說到稟受法度上然西歸處要見思文王之遺德念豐鎬之故都意註末二句是朱子推詩人之意須于言外見之○既之釜鬻猶太史公願為執鞭之意○西歸未暇算到周道自此復興但令人心猶知有周則亦創見之事故欲以好音慰其懷此是想望語亦原是悲感語○一說此二句見人不堪東周之苦而深思痛憶于西周之仁故說着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

非必望天下之歸周也。然檜亡于東遷之後。此時猶西周。恐說不去。更詳之。○又一說懷猶懷抱間物。極親極密。見其人可親可愛。直當置之懷中。不徒作慰字。思字看。亦覺牽強。

### 匪風二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王政不綱。周室凌遲。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顧瞻周道。而為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為之嘆慕。慰勉而不能自己。如此熟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義矣。○東萊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于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苦。征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瞻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列彼下泉。題周文亦云。王者為四國王也。四國寔共有之。以為利者也。自大國利在無王。而便其私。小國利在有王。而托之重。又其變矣。可與房說相發明。

###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檜曹蕞爾小國。即季子觀樂。猶自檜以下無訛焉。而夫子何取其風也。蓋世道惟剝盡則復亂。極則治。而大亂之餘。小國多疲于奔命。不克保其社稷。民間尤哀思煩促。視其生不啻如白駒之過隙也。故其思治為獨深。今觀檜之風。僅四篇。而羔裘苦道。遙之君。素冠哀純。孝之子。萇楚歎不聊生之民。時事至此。又安得無匪風之思歟。變風之終于檜。詩者蓋有深意。○按檜風。羔裘不能自強也。素冠俗不能孝親也。至萇楚則民不樂生矣。此周衰所致也。故以匪風終焉。

###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

按曹世家。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于曹。在雷首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湯死而葬焉。舜漁

于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厚重。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至蓄積。夾于魯衛之間。又寡于患難。富而無敵。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魯詩世學。曹姬姓伯爵。章貢李氏曰。武王十三年四月丁未。封弟振鐸于曹。太姒第十子也。○武王封叔鐸于曹。凡十五君十一世。為昭公班立。九年子共公襄立。有詩者四。譜以為止。此二公時詩。自文公以下無詩。○曹即今濟陰定陶是也。大全曹州今改為曹縣。隸山東兗州府。

### ○蜉蝣章

**序**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全旨通詩三章一意。各上二句喻人無遠慮之患。下是致憂誨之意也。柄中玩字是病根。愛字正喻玩字。玩細娛必忘遠慮。只是一意而

通章看米。全重心之憂矣一句。天下事往往以無憂而釀成可憂。彼玩細娛而忘遠慮者。醉生夢死。為歡幾何。真所謂蜉蝣于天地者也。蜉蝣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彼人之心。玩細娛而忘遠慮。其不靈亦甚矣。○此詩刺意未知何指。疑是刺當時之君相者。

###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叶剗舉反

### 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蝓蟻。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合參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若謂人無貴乎偷目前之安。而貴乎深久遠之慮。不觀之蜉蝣乎。彼蜉蝣羽翼鮮明。衣裳誠楚楚而可愛也。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則可愛者無幾。而可憂者隨之矣。所謂楚楚者安在哉。然則人之玩細娛而忘遠慮。禍必生于且夕者。吾以為為宇宙中一蜉蝣已耳。故我心深以為無憂。而欲其于我歸處。示以細娛之不可玩。遠慮之不可忘。庶

幾可以有備而無患焉不然亦淪胥以亡而已將誰救藥哉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合參彼蜉蝣之翼其采采衣服可愛也朝生暮死不能久存寔可悲也然則人之玩細娛而忘遠慮者禍即隨之固無以異此也是以心之憂矣欲其于我歸息庶乎朝夕與居得盡乎規戒之方而不至自速其禍也否則其能免于死亡乎

蜉蝣掘求勿反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叶輸

反

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合參彼蜉蝣掘閱而出則麻衣如雪固鮮潔而可愛也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寔可慨也然則人之玩細娛而忘遠慮者害即及之亦無以異此也是以心之憂矣欲其于我歸說庶乎出入與游得盡乎做教之道而不至自貽其殃也否則其能免于禍患乎夫既借物以觸其機而又欲為謀以善其後詩人之望斯人蓋深且切也使無復聞知焉是徒寄蜉蝣于天地爾矣其何以自立哉

柳講以蜉蝣之羽甚鮮明比人之玩在細娛二句下要補出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比人之忘遠慮也此下又要補出有禍患意或以羽翼喻玩細娛以不能久存喻忘遠慮又是一說蜉蝣不言其死而反美其生是比意妙處說詩宜會此意衣裳楚楚只借蜉蝣上借說猶東坡云翅如車輪元裳縞衣之衣裳輔氏謂衣裳楚楚乃是言蜉蝣之羽耳故以為比若以蜉蝣之羽與衣裳之楚楚則是興體也歸處勿太着象只是欲其與已日相親從容密邇之下得以盡訓誨之力使之舍近圖遠不至有禍患也歸處者猶言這里說不得到家裏與爾說歸息歸說者猶言急忙說不得歇一會與爾說婆心婆舌從心之憂矣一句說來詩人本欲為之啓發告戒也不曰啓發告戒而曰歸

息歸處歸說。蓋欲朝夕相與。從容開諭。然後卵翼孚化。令舍其舊而新是圖也。即所謂習與正人居之意。○掘閱解多不同。蘇傳掘地解閱也。○呂記孔氏曰。此虫土裡化生。言其掘地而出。形容解掘也。閱者悅懌之意。○嚴緝。今日更閱。謂升騰變化也。○大全陸機曰。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古義。掘說文云。突也。突出之義。即所云掘起是也。趙頤光云。凡土旁誤手者。如埽圻之類。並同此。謬閱猶閱人閱世之閱。言其土中突出。而為人所見也。○或云。閱與穴通。管子掘閱得玉是也。蟬蛸甲下有小羽。如雪之潔白。是為麻衣。○上玉云。衣服衣裳麻衣。皆即人服色之名。如蟬蛸也。○麟士按集傳。然其欲其兩其字。俱是指蟬蛸而言。與蝨斯宜爾字一例。

### 蟬蛸二章章四句

卜坤儀曰。玩細忘遠。危且立至。真所謂寄蟬蛸于天地者也。此語說得至險。深可太息。聞者能不惕然。○東萊呂氏曰。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君危近在且夕。倘無所依。其于我處乎。蓋欲如楚羊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為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閱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疊山謝氏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真情。其慮深。其思遠。若禍亡之無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測也。

### ○候人章

**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全旨通詩四章。總是刺人君用舍之不當也。首三章言小人在位。以見所用之非。末章言小人得志。而君子失位。以見取舍之乖。然上三章雖單言小人不稱其職。便含有遠君子意了。故末章承言小人得志。而君子失位也。當以詩柄刺其君近小人。句為主。○每章彼其之子處。須着寔發一段信用意思。

彼候人兮何聲  
戈與祲  
都律都  
外二反  
彼其音  
之子三百赤



帶音

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役及也。之子指小人。帶冕服之鞞也。一命緇帶。黜珩。再命赤帶。黜珩。三命赤帶。葱珩。大夫以上赤帶。乘軒。○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辭。言彼候人而何戈與。役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帶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負禧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

合參。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若謂名器不可以濫施。用舍必期于能當。是故親君子遠小人。此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君子。此國所以傾頽也。吾于今日不得不竊議之矣。彼候人以迎送賓客為事。則其何戈與。役而送往迎來于道路者宜矣。况大夫以正君善俗為職。必日宜浚明者。乃宜為之。若彼其之子。道不足以齊時。德不足以弘化。其不可以居此位也明矣。乃使之居大夫之位。而服赤帶之服者。凡三百其人焉。謂之何哉。

析講。此章以候人荷戈役之宜。與小人服赤帶之非宜。蓋以相反為興也。彼其之子。輕之之詞。以小人服赤帶。已見匪人在位。而况服赤帶者三百。則小人衆多可知。即此便是服之盛。而寵之至。故下遂承言之曰。不稱不遂。○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諸候候人亦應是。士身荷戈。役謂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註云。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之。引此詩云。是其徒亦名為候人也。○孔疏。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三百赤帶。愛小人過度也。○服冕服。則必用蔽膝。故註云。冕服之鞞。

維鷓音啼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去聲其服。叶蒲北反

興也。鷓。滂澤水鳥。俗所謂淘河也。

合參。彼鷓水鳥也。鷓在水則濡其翼。維鷓在梁則不濡其翼矣。然則有大夫之德者。宜服大夫之服也。若彼其之子。乃庸流也。今乃在大

夫之位。而服大夫之服。豈其有羔羊之素風乎。以言乎服。殆不稱也。顧襟裾而侈然。視色澤而赧然。則金紫輝煌。非其質矣。君何為而服

之一至  
此哉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 畫音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垢音

興也。味。豕。遂。稱。媾。寵也。遂。之。為。稱。猶。今。人。謂。遂。意。為。稱。意。

合。參。彼。鷦。水。鳥。也。鷦。在。水。則。濡。其。味。維。鷦。在。梁。則。不。濡。其。味。矣。然。則。有。大。夫。之。德。者。宜。承。人。君。之。寵。也。若。彼。其。之。子。乃。凡。品。也。今。乃。居。大。夫。之。位。而。蒙。赤。芾。之。寵。豈。其。有。龍。光。之。令。譽。乎。言。乎。其。舊。殆。不。遂。也。以。望。幸。則。見。長。以。敷。猷。則。見。短。則。笑。語。承。恩。非。其。任。矣。君。何。為。而。寵

之一至  
此哉

柳。講。此。二。章。承。三。百。赤。芾。來。蓋。上。言。赤。芾。已。是。服。之。盛。而。寵。之。至。此。則。興。其。不。稱。其。服。不。遂。其。寵。也。鷦。處。所。不。當。處。之。地。則。欲。不。遂。小。人

服所不當服之服。則身不稱。此見物理不可反其常也。故以為興。此疏義之說。方山云。此反興也。言維鷦在梁。尚不濡其翼。彼其之子。曾不稱其服。曾鷦之不如也。此說似不順。恐不如疏義。沈仲容曰。鷦于魚勤矣。出入泥塗而後得魚。今乃集于梁。因人以飽。曾翼之不濡。猶之子無功受祿也。媾。訓。寵。見。小。人。而。膺。大。夫。之。寵。則。其。寵。為。不。稱。然。詩。本。意。非。刺。小。人。之。不。稱。刺。王。用。不。稱。之。小。人。也。

薈音 兮蔚音 兮南山朝隰音 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比也。薈。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隰。雲。氣。升。騰。也。婉。少。貌。變。好。貌。○薈。蔚。朝。隰。言。小。人。衆。多。而。氣。猷。盛。也。季。女。婉。變。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合。參。夫。遠。君。子。而。親。小。人。如。此。則。小。人。之。勢。安。得。而。不。盛。君。子。之。遇。安。得。而。不。窮。哉。吾。觀。夫。南。山。其。草。木。薈。兮。蔚。兮。有。以。極。其。盛。多。而。朝。且。之。間。有。雲。氣。而。升。騰。于。上。焉。然。則。小。人。以。三。百。之。衆。而。服。赤。芾。之。盛。服。其。氣。猷。之。盛。者。何。以。異。于。是。哉。又。觀。彼。季。女。之。婉。兮。變。兮。守。不

字之貞。若可以得志矣。而飢困反有不免焉。然則君子以守道之正。而反遭貧賤之困者。何以異于是哉。夫柄國之衡。而名器之濫用。舍之倒置如此。則國家之敗。由官邪始矣。曹其何以為國哉。

初講此章上二句喻小人之衆盛。下二句喻君子之困窮。小人道長。自然君子道消。此盛彼衰。理所必至。蓋非材之進。良材之羞。好女之進。惡女之仇。古今同慨。○蒼蔚以見其非美材。南山以見其居高位。木多而得晨光。則見雲氣上溢。小人盛而得君寵。則見氣蔽可畏。○婉變象美。季女象貞。斯飢象君。故為擯落。即此見勢蔽炙手。妖氛布。獲何異于南山之蒼蔚也。官人猶若植木。明主善于樹人。故梗楠松柏。正直不阿。南山以之生色。蔓艸藤蘿根支交附。惡氣因而襲人。小人得志。則君子何由而見用。○蒼蔚朝濟。要看得相貫。今觀草木穢。盡之處。至早間自有雲氣浮動之狀。若平地光潔之處。則無雲氣。○古義云。南山毛云曹南山也。郡縣志云。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按春秋盟于曹南。即此山也。括地志云。有曹南。因名為曹。○季女斯飢。味一斯字。則飢正在季女二字。世皆喜嫖母而蠲婉變。婉變即飢術。

矣。西家施不遇。鳩夷終以浣紗老耳。上文不稱不遂。正在此處。生情。○麟士。按此章以寄托作結語。亦不必補出正意為蘊藉。

### 候人四章章四句

姚闡如曰。官不及私昵。爵不及惡德。吾見緇衣而宜矣。羔裘而委蛇矣。且文止四友矣。武止十亂矣。掄才而一可當百。又可知也。何至我曹而有此三百赤芾哉。○人主一進小人。則衆君子退矣。何況三百赤芾也。舉朝盡魑魅之徒。盈廷皆狐鳥之輩。枝連根附。勢焰薰灼。彼君子者。惟甘心窮餓于衡門。泌水之間而已。何也。勢不兩立也。蓋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吾恐曹君覺悟于一且。而欲退此三百之多。亦難矣哉。○懔懔庵曰。誦三百赤芾之語。可以想見其恩寵之隆。誦蒼蔚朝濟之語。可以想見其氣焰之盛。自古及今。小人用事。未有不然。獨曹小國尤所不宜。

### ○鴈鳩章

序 鵙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全前通詩四章總是美君子之用心以均平專一四字為主首章即其儀之一而美其心之一重心上但心一無自見故以儀言之二章即服之一端驗其儀之一三章承上儀一而美其足以化人蓋以法人為儀一之驗也末章又承正四國而言其獲壽之久亦驗其儀之一也總之皆如結之心為之也○首章揭一心字而各章只以儀言儀即心之運用處也通章從原到委從感到應疊疊說去意極貫串君子之心如結是以此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是以此帶與弁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此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可以受天之祿而壽考萬年○定宇陳氏曰心結而儀一且不忒表裏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邇一致也由之久而胡不萬年久亦一致也篇中或先儀而及心或言儀而不言心蓋心不可見而儀則可見儀之一處即心之一處也○麟士曰各章興意亦俱至四句止下二句另說

鵙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叶訖力反兮

興也。鵙鳩結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均平如一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鵙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于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于外。而心如結于內者。從可知也。

合參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若謂大哉君子之心乎。彼其形之威儀之間。而所持以化人而格天者。恒必由之也。若我君子之用心。不有可美者乎。彼鵙鳩在桑。其子七兮。子雖不一而飼之。則至一矣。况我淑人君子。凡其見之于儀者。抑抑而慎密。秩秩而有常。蓋有

合隱顯貫始終而如一矣。然儀之所在。正君子用心之所在也。儀之一也如此。則是其用心也。收斂操持常足以為一身之檢攝之主。殆有如物之固結而不可解者矣。儀之一者。非其心之結乎。

辨講此章以鶉鳩之子雖不一而鶉鳩飼之之心則如一。以與君子之儀一也。淑人便是君子。儀凡容貌詞氣服飾皆是一者。動有成規。止有定則。處獨衆而不愆其常。合始終而不違其度。儀之一也。即君子用心之所在也。用心即心之運用者。荆川云。儀一而有常是其心一而如結矣。如小大隱顯。合久暫而不愆其度。是儀一則其心之運行于小大隱顯之間者。無一時而或輟也。故曰如結。此說甚好。方山云。儀之一者。久暫隱顯一致也。蓋由于心之如結也。如結云者。無二無雜。收斂之至。疑聚而不散。如物之固結也。時說亦多依此。或謂因外以占內說。則是心存于內。非詩肯用心之謂矣。不可從。其子七分。均平意。即在此四字內看出。○凡人除却身別無處覓心。其儀之參差而不一者。即其心之渙散而不收也。如此儀之真一不惑。豈非是心之固結不散。此解極通徹。○莊素宦曰。儀一者。燕居有燕居之

儀。朝廟有朝廟之儀。守其常明而無奇袤回適之象。便是。非始終一節之謂。○揚伯祥曰。心如結分。只在首節道破。後更不說最深

鶉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新

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興也。鶉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言鶉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合衆然此心結而儀一。即服飾之微。亦有足徵者。彼鶉鳩在桑。而其子在梅。子雖在梅。而鶉鳩之在桑者。猶故也。况我淑人君子。心結而儀一。吾見其帶伊絲。而有雜色之飾。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惟取夫青黑之文。此其服有常度。亦儀一之一端也。何莫而非心結之所形乎。

析講上言儀一卽心結。故此章只言儀而心在其中。以鴉鳩之子飛性不常而鴉鳩待之如一。興君子之持身應世不常而章于度則一。蘇傳。鴉鳩則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宜無所不從。然以為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呂記。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疏義。鳩性專一。故不失在梅之子。君子之心專一。故不失其在外之儀。淑人君子。須承心結儀一說來。帶弁持指儀之一端言之。袁元峰云。言伊絲便見帶有常度。言伊騏便見弁有常度。兩開說。荆川云。必帶與弁之色相稱。斯見其有常度而不差忒。蓋從疏義絲帶則當騏弁之說。二者皆可。卽此可見儀之一言儀而心卽在其中矣。

鴉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叶于逼反

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以正民國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足法之也。

合衆然君子之心結而儀一。豈徒獨善其身已哉。彼鴉鳩在桑。其子在棘。子固靡常而母則有常矣。况此淑人君子。有常度而其心一。則可觀可法。俾臧俾嘉。而其儀自不差忒焉。儀既不忒。則令儀足以示法令。望足以表極。四國之人心。皆有觀感而正其儀矣。不有以正是四國乎。美哉君子之心。深有以孚于人者矣。

析講此章承上儀一而美其足以化人。蓋以化人為儀一之驗也。亦本心結來。註中有常度。指二章言。心一指首章言。不忒固卽是有常度。然上章註所謂有常度。不差忒者。專指帶弁言。而此章儀字。則卽首章儀一之儀。不可執泥帶弁也。正四國者。已之儀足以正人。非人來取正也。儀惟有差忒。故不正。如何正得四國。若不忒。則先自正了。豈不能正人。只據理言其足以如此。非此感彼應之謂。亦不必泥未然已然意。四國只指曹國。猶言四境。或作四方之國。似于國人不相蒙了。諸說多然。然愚謂四國猶言四境。其覺牽強。况此只以感化之理言。則儀一之君子。豈不足以正四國。而謂與國人向不相蒙乎。且詩章各章。有意義。何必定取相蒙也。詩家往往以拘泥之見。故為此

詩經卷之十一  
解致字義通不去四  
國作四境之類是也

鴉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

胡不萬年

叶尼  
因反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辭也。

合參夫君子儀一而正四國。又豈但及于一時已哉。彼鴉鳩在桑其子在榛。子固靡定而母則有定矣。况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則極建于上。化被於外。有以正是國人矣。正是國人則君子之身寔國人之所永賴者也。吾知專靜可以永年。威儀足以定命。胡不享萬年之壽。使吾人永有所賴。而被久道之化乎。美哉君子之心。殆不惟下足化人而且上通于天矣。曹有若人而不能用。此詩人所以咏其美而深惜之也。

柳講此章兼上正四國而言其獲壽之久亦以獲壽為儀一之驗也。亦本心結來。子復在榛母終在桑。與意只如此。但恐與在梅在棘無甚別白耳。亦與自四句止前以子與威儀服飾此以子與國人則在桑而鳩意能周乎在榛。方與正是國人。切合均平之義。亦如此也。正是句兼儀不忒來。國人會程指一國說。看來只渾說個國人便罷。不必指曹亦不必對四國分遠近也。正是國人。因未註著一能字。人多作已然者。恐詩人只想慕君子原非寔事。萬年以埋言威儀足以定命。是久道之化。被于無窮也。要曉得萬年非祝壽。蓋正人即以得天政。如結之精神所感召。縱或此身有既死。令名萬古不朽。須玩胡不二字。言以其儀一之心。上通于天。而又胡不萬年也。○盧文子曰曹國此時。蜉蝣鷦梁。陵替已極。國運將隨之。國人思得鴉鳩君子長存。永遠表正。庶足維持傾否。詩人之意。蓋如此。

### 鴉鳩四章章六句

豐城朱氏曰首章即其儀之一。而知其心之誠。二章即其服之盛。而知其德之稱。三章言由其身之修。故化有以行于國。四章

言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其身前三章皆頌美之詞末章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詞也○朱叔熙曰曹之俗蟬蛸有麻衣之刺候人有赤帶之譏而乃有若鴈鳩君子出焉可謂不為習俗所移者矣

○下泉章

**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全直通詩前三章是傷今末章是思古然非截然兩平蓋因傷今而思古而思古者所以傷今之不然也

列音列

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

叶居良反

比而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梁莠屬也愾嘆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合參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作此詩意謂王室者小國之所賴以為庇者也自王室衰微而小國之民其重困矣吾于今有慨焉彼泉水以澤物也若彼冽然而寒之下泉則苞稂浸焉非惟無以遂其生且有以傷其生矣今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不有類于是乎夫列彼下泉固浸彼苞稂矣當此困弊之時而愾然寤嘆也則念彼周京矣以周京為諸夏之根本而衰微若此何時復見周京之盛而使小國有所利賴耶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叶疎鳩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合參列彼下泉。不特苞狼見傷。亦浸彼苞蕭焉。值此王室陵夷之時。而小國因之以困弊。何以異此。然列彼下泉。則浸彼苞蕭矣。我也慨然寤嘆。寧不念彼京周之衰乎。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著尸音。愾我寤嘆。念彼京師。叶霜夷反

比而興也。著。莠草也。京師猶周京也。詳見大雅公劉篇。

合參列彼下泉。不特苞蕭見傷。亦浸彼苞蕭焉。值此王室陵夷之時。而小國因之以困弊。何以異此。然列彼下泉。則浸彼苞蕭矣。我也慨然寤嘆。寧不念彼京師之衰乎。

析講以上三章。比興之義。要明白。通解。比意取寒水下流。而苞狼見傷。比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言泉在春夏則生發而潤物。至于寒。則下流而苞狼見傷矣。王室惟興隆。則政出于一。而澤下究。至于陵遲。則澤不下究。而小國困敝矣。興意取寒泉之于苞狼。有相傷之意。與

愾我之于周京。有相悲之意。當云列然之下泉。則浸彼苞蕭矣。况我愾然而寤嘆。寧不念彼周京乎。做弦云。此詩托興。而因以茲比。與他詩不同。說者多于首二句講。末纔入正意。又作興語。以起下意。是一語而重出之矣。不知首二句中。即具比興二意。今將正意。先點在前。便將列彼下泉。浸彼苞蕭。貼正意。說得分明。而因咏嘆其詞。以興傷周之意。是為得之。此本方山之說。最可玩。○黃維章曰。王室盛。則大國修方伯連師之職。而小國倍安。王室衰。則大國肆凌物暴寡之謀。而小國倍困。下泉所以寤嘆于周京也。○重數念字。俱虛。含不露。即末章亦從有王處說。便感嘆有餘情。說破則索然矣。黃東厓曰。陵夷困弊。君子何日得置于懷。惟寐則稍忘耳。一寤則慨然發嘆矣。蓋深望西京之復振也。曰念彼周京者。念其有王。而若無王也。

芄芄音蓬。黍苗陰雨膏去聲。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去聲之

比而興也。芄芄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切。言黍苗既芄芄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

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合參夫今日之困固如此矣。追思古昔盛時。豈如今也耶。彼芄芄黍苗非無自而美也。由有陰雨之澤以膏之也。亦猶小國之得所者。由有王室之隆以庇之也。然黍苗既芃芃而盛矣。乃又有陰雨以膏之。則盛者其益盛矣。向也四國有王。民已沐其庇矣。乃又有郇伯布德以慰勞之。則其得所尤當何如耶。今也不惟無郇伯之勞。而王室已非昔日之王室。古之民何其幸。今之民何其不幸也哉。

析講本講依聚岡參酌舊說如此。再玩嶧山猶取方山之說。今備載焉。嶧山云。此章只是顯比。而兼有興意。說者不知拘于上二章之例。于芃芃二句下作比語。復芃芃二句作興體語。覺其牽滯。但未解顯比之體。及見方山之說。意更豁如。比意言黍苗之生于地者。既極芃芃之美矣。而陰雨之降于天者。又有膏澤之潤。此黍苗之所以益盛也。以此四國之民。仰王室之興隆。既已賴其得所之慶矣。而大臣之旬宣者。又有以盡其慰勞之勤。此小國之所以益安也。此本比體。就用其語而相呼。故為比。而興讀者會之。此甚有理。做弦亦從此說。但

時說沿習多不依之。故且主聚岡云。四國有王。則乾綱丕振。強大者一遵天子之命。而弱小者遂得相安無事。大國畏威。小國懷德。民被其休矣。又有郇伯布德以勞之。則其得所當何如耶。末要補出。今日既無天子之威令。而大國遂相凌逼。意有王有字。作寔字看。非僅空名而已。有王而又有入勞之。盛世之景象如此。舉郇伯以寔其人。不可美郇伯。○陳爾翔曰。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

###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與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于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

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  
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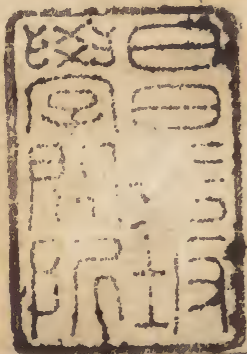
朱子曰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獨留于上只不食便有復生之理○又曰君子在上而小人皆戴于下是君子得與之象○華谷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左傳季武子如晉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與再拜誓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詩緝云褰裳思大國之見正蓋齊桓未伯也曹共之時晉文伯業方盛襄王命之為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文于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將甘心焉僅以禍免文能怙曹乎下泉愧木瓜矣○麟士按詩地理考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刪詩繫曹檜國風之後于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此詩分明謂周京無王而當時大國有愧于郇伯與黍離同一悲傷○疏義鄭衛淫僻齊陳荒穢王衰微秦強盛魏儉嗇偏

急唐憂深思遠檜曹窮困而思治此諸國變風之大畧也○曹氏曰亂極則思治變極則反正故以豳風繼之

### 曹風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正義云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于末宜哉

## 詩經正解卷之十一終



言終正解  
大卷之  
一

